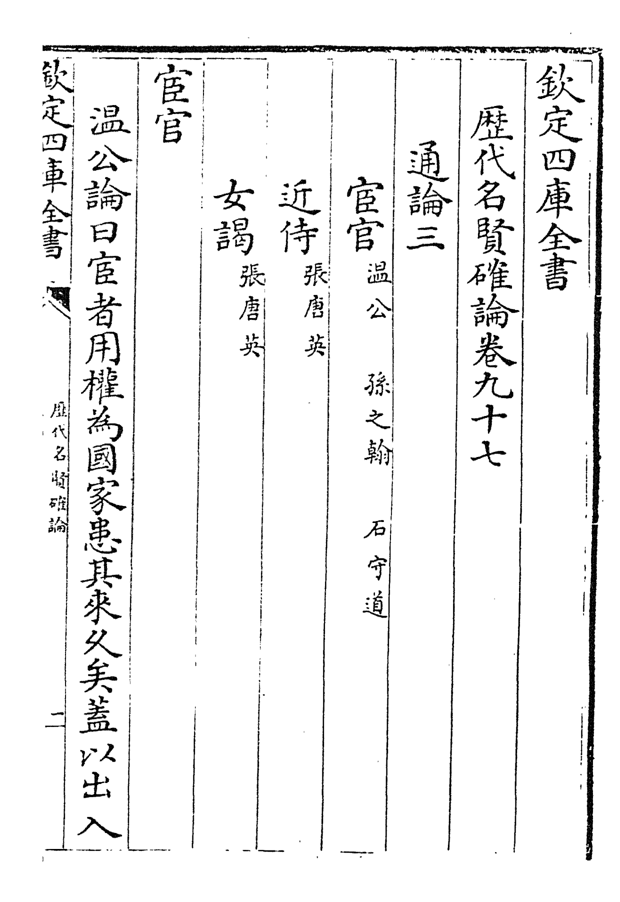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七

通論三

宦官

温公論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

宫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顔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

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其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鑑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毋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

叅預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代宗踐祚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僕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至很佷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寃抑無訴遂棄勲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稍絀而迈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其

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弘志之變寶歷狎暱羣小劉克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横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蔕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况李

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漂血禁塗積尸省户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摇手自謂畏之况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以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宫闕兩幸梁益皆令孜所為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

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廷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内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王侯斃踣於饑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此其為患章章尤

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蠹害烝民不可徧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吕强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寛赦如

此雖使之專横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簒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孫之翰論保全内臣曰内臣贈官非古典也然於此見旌善之事焉内臣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尚未有招

權著名者至明皇朝高力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禄山輩皆因之取將相位林甫輩既致時亂力士貶死遐裔矣肅宗朝李輔國以扈從微勞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故輔國脅遷明皇升黜將相兇横既極盜殺之於家矣肅宗又寵朝恩始命為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以天下觀軍容使朝恩驕横既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姦險擅權大為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陜州詔

諸鎮兵赴援將帥懼元振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矣德宗寵賞文場霍仙鳴命為神策軍中尉纖人裴均輩附之往往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場仙鳴權任既盛內臣輩亦嫉之仙鳴被毒以死文場甚懼堅乞致仕僅免於禍憲宗寵吐突承璀至委鎮州征討之任卒無功效尋以其黨納賄事連出淮南監軍後復寵任以妄議太子事為穆宗誅死文宗寵王守澄聽其言遂致誣譖宰相宋申錫

事幾陷大戮守澄允恶既甚竟至賜死自明皇朝已後内臣以罪誅貶者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大以權力著名於時此内臣之尤盛者然三人誅死二貶死一為盜殺一毒死文場禍至而避亦姦名不朽以是觀之内臣取恩於天子恩既盛鮮有不罹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恣其所為以至過惡之甚也惟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宗之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内侍省事不聞驕暴之名其卒也贈開

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任中尉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申錫家屬又有保衛昭憲之力權寵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而獲令名歿而有光寵此無他爲善之效也天子任内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效示之無使權寵之過不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石守道論曰中官積亂僅二百年矣政道剥喪已盡矣綱紀隳壞已絶矣賢人消亡已無矣高祖太宗之

遺德已殄矣天人已厭矣神祇已怒矣國祚不去何待雖盡殺之其可救乎猶水之浸潰始於針芒不補遂壞隄防一決汗漫中夏懷山襄陵不可禦也而能始塞一針芒水其止矣内官積亂二百年昭宗斬數百人望其遽治不亦難乎悲夫噫中官之亂國家覆社稷歷代罔不由之向若明皇肅宗能鑒前古之敗早絶其初不使滋蔓或順憲善懲祖宗之亂亟杜其漸無忞成姦則唐室豈有短促危亡之患哉臣覲東

漢之覆壞李唐之傾弱皆自中官然則中官豈可任也臣每覩之寒心後世明王聖君宜深戒之　又論肅宗代宗德宗任用宦官曰國家之權在乎兵也兵者王者生殺之柄也係天下安危之幾萬民存亡之命有國以來孰敢去兵兵在手則匹夫可以制萬乘兵去手雖人主不能制一夫故云古之命帥擇其文武兼才將相全器忠亮可以託社稷信義可以固危亡智謀可以決萬全籌策可以制千里故臨陣有必

勝出師無敗兵伊尹所以興湯呂望所以興周房喬所以興唐李晟所以復定兩京子儀所以再造唐室裴度所以戡寧中夏得將將之道也得用兵之要也故兵為國家之利器嗟哉庸君暗主內疑宿將外忌功臣不能推腹心以示人用忠信而結下反以貔貅之衆授與閹腐之徒則是以王者生殺之柄天下安危之幾萬民存亡之命付之廁役也自至德已後天下亂略弗過兵鋒益熾肅宗代宗德宗三世蒙塵奔

播不暇由命帥失其人也措置非其處也古者命將

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

詔而乃使中官監以制之更取監軍指畫進退不由

主帥號令不亦殆哉嗚呼兵柄豈可輕授於人哉況

在宦官尤不可假之以權也戒之戒之

近侍

張唐英論曰文皇帝勵精治道力致太平制度牢密

紀綱齊整刑賞號令爵禄賜予如布帛之有邊幅如

丈尺之有長短不可得而踰之矣公道大闢私逕盡塞公卿臣妾戚里皇族不敢有僥倖之望至高宗中𠅘以來頗壞其法開元之盛首革其弊天寶之後仍蹈覆車順宗時韋執誼王伾叔文輩專政内結牛美人以伺上動静朝廷刑賞之柄皆為所專章武英𠅘綜核名實任用正人一清王室至昭愍以童年嗣位怠於勤政悅於近習刑賞之柄出於閹人宫姬之手拾遺薛廷老因入奏曰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總

是內中宣出恐紀綱漸壞昭懸厲色不悅噫天下之大萬幾之繁以一人之寡而四方夷夏尊而歸之者以其有制度在爾今以一人之私而塞天下之公益不知天下者非己之天下亦天下之天下也奈何不以公議而守之耶李玨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故曰平章事若事不由中書則焉用平章事耶

女謁

張唐英論曰天下之禍常起於衽席之上情愛既遷嬖寵斯甚大至傾國小亦攝朝高宗不斷政出則天斲喪王室翦滅宗枝李氏宗廟不得血食孝和及武韋氏司晨朝廷政令盡由中饋而郡國夫人陸氏昭容上官氏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隴西夫人趙氏及太平公主安樂公主長寧公主宜城公主等皆恃政挾寵依窟城社納受賄賂門若闤闠鬻獄賣官無有虛日常出斜封墨敕補授官爵以手

歴代名賢確論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八

通論四

君臣之失 孫樵

宰相兼度支 東坡

官品廢置 張唐英

裴延齡皇甫鎛 石守道

七愛 皮日休

唐之文人 東坡 梁肅 孫何 子厚

唐之詩人 獨孤及 司空圖 東坡

君臣之失

孫樵曰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録因掇其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蕪冗瑣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録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兇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

掩其前令上以筆書其後上但笑而從之中外之官數踰十倍屠沽之輩盡衣朱紫僕隸之人亦為卿監皆無廳事可處時人謂之三無坐處官謂宰相御史員外也明皇之時楊氏專寵上方貢獻畢在私家其公主駙馬尚辱於楊氏之奴其餘卿士畏而附之者即可知矣

特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禘祼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真令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有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者何詭訣梯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曰裴若不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於都亭蜀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

咈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張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倣此云云

宰相兼度支

東坡對制策曰制策有周以冡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

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

官品廢置

所謂責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剥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風矣

官品廢置

特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嬪於禘祼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即真令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有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者何詭謀梯亂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曰裴若不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於都亭蜀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

咈教稔禍階也

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張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倣此云云

宰相兼度支

東坡對制策曰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

顔慄直書志匿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徇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曰高祖殺太子建成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慝懲廢命也李勣為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為后故書曰李勣立皇后武氏起王氏已廢之䰟上配天皇者何登嬀黜家不可謂順子懼後世疑於禘祼也高宗廢王立武武乃貞觀侍女何以列昭穆故

張唐英論曰武德定文武官品並踵開皇之制天下郡縣多從省併至貞觀九年文皇以官多則事煩遂減內外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員而天下役省民安咸亨天授已後務廣員品以收人情大置試官以處之及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收衆譽以取宰相之位大置員外官二千餘員又有特置同正員又有檢校攝判之名於是官紀大壞爵祿無准賢愚為之一混府庫為之一空開元以來始裁制度尚書省以統會衆務

門下省以侍從獻替中書省以出納制誥秘書省以總領圖書御史臺以肅清百寮殿中丞以供修服膳内侍省以承㫖奉引又有九寺五監分理羣司六軍十二衛以嚴武備而官品有條矣又分天下為十道以統領四方之政然判司簿尉頗多矣代宗詔京兆府長安各減丞一員部二員天下縣各減一員元和中李吉甫奏併省吏員當時天下翕然稱治

裴延齡皇甫鏄

石守道論其姦邪曰歷代凡主皆以財為私自古姦臣皆以財利求進吁君以財貨徇欲臣以財利啗君上下以利為國欲國不亂欲民不散是必不可得也夫庸君得其欲雖宗社崎危而不之顧也姦臣得其進雖國家傾覆而不知變也是知姦臣不可進陸贄之疏言之備矣後人宜戒之嗚呼天之佑於民也至矣既生聖人使君之又生賢人使輔之葢以謂聖人無賢輔雖有天下不能治賢人無聖君雖有才能無

所施也故天為並生聖賢使同治人也聖人為君賢人為臣君臣之位則別其任則一也君尊也馭臣下則以法然而待之必以禮臣卑也事君上則以禮然而輔之必以道君待臣不以禮臣輔君不以道則亂可待也故君有過失臣得以規之君有荒慢臣得以諫之君違則臣得弼君闕則臣得補益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非君之天下也庸君昏主承父兄餘業憑祖宗遺緒自謂尊為萬乘富有四海威可以專生殺

所施也故天為並生聖賢使同治人也聖人為君賢人為臣君臣之位則別其任則一也君尊也馭臣下則以法然而待之必以禮臣卑也事君上則以禮然而輔之必以道君待臣不以禮臣輔君不以道則亂可待也故君有過失臣得以規之君有荒慢臣得以諫之君遺則臣得弼君闕則臣得補益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非君之天下也庸君昏主承父兄餘業憑祖宗遺緒自謂尊為萬乘富有四海威可以專生殺

門下省以侍從獻替中書省以出納制誥秘書省以總領圖書御史臺以肅清百寮殿中丞以供修服膳內侍省以承旨奉引又有九寺五監分理羣司六軍十二衛以嚴武備而官品有條矣又分天下為十道以統領四方之政然判司簿尉頗多矣代宗詔京兆府長安各減丞一員部二員天下縣各減一員元和中李吉甫奏併省吏員當時天下翕然稱治

裴延齡皇甫鎛

石守道論其姦邪曰歷代凡主皆以財為私自古姦臣皆以財利求進吁君以財貨徇欲臣以財利啗君上下以利為國欲國不亂欲民不散是必不可得也夫庸君得其欲雖宗社崎危而不之顧也姦臣得其進雖國家傾覆而不知變也是知姦臣不可進陸贄之疏言之備矣後人宜戒之嗚呼天之佑於民也至矣既生聖人使君之又生賢人使輔之葢以謂聖人無賢輔雖有天下不能治賢人無聖君雖有才能無

張唐英論曰武德定文武官品並踵開皇之制天下郡縣多從省併至貞觀九年文皇以官多則事煩遂減内外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員而天下役省民安咸亨天授已後務廣員品以收人情大置試官以處之及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收衆譽以取宰相之位大置員外官二千餘員又有特置同正員又有檢校攝判之名於是官紀大壊爵禄無准賢愚為之一混府庫為之一空開元以來始裁制度尚書省以統會衆務

權可以擅刑賞黜陟在已誅伐任情違正人之言咈莊士之諫一辭忤旨則竄逐一事不從則疎遠昵近羣小捐斥忠良至於教化陵遲綱紀頽壞海内咨怨君子潛藏一旦祖父之業為丘墟宗廟之鬼不血食可哀也哉賢人不可疎也姦邪不可近也疎且不可其可廢之乎近且不可其可任之乎臣請以唐為鑑焉

七愛 房玄齡 杜如晦 李晟 盧潘 元魯山 李白 白居易

皮日休曰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真相以房杜為真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為真將焉傲天君者必有真隱以盧徵君為真隱焉鎮澆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為真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真放逸以李翰林為真放逸焉名臣者必在真才以白太傅為真才焉嗚呼吾之道時邪行其事也在乎愛忠矣不時邪行其事也亦在乎愛忠矣苟有心歌詠者豈徒然哉云云

唐之文人

東坡曰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梁肅曰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

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其辭

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薄則意愈巧斯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節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其辭

皮日休曰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真相以房杜為真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為真將焉傲天君者必有真隱以盧徵君為真隱焉鎮澆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為真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真放逸以李翰林為真放逸焉名臣者必在真才以白太傅為真才焉嗚呼吾之道時邪行其事也在乎愛忠矣不時邪行其事也亦在乎愛忠矣苟有心歌詠者豈徒然哉云云

唐之文人

東坡曰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梁肅曰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别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

權可以擅刑賞黜陟在已誅伐任情違正人之言咈

莊士之諫一辭忤旨則竄逐一事不從則疎遠昵近

羣小捐斥忠良至於教化陵遲綱紀頽壞海内咨怨

君子潛藏一旦祖父之業為丘墟宗廟之鬼不血食

可哀也哉賢人不可疎也姦邪不可近也疎且不可

其可廢之乎近且不可其可任之乎臣請以唐為鑑

焉

七愛 房玄齡　杜如晦　李晟　盧澘　元魯山

李白　白居易

辨博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翰云云叙治亂則明白坦蕩衍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覩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窈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倬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温直顯融協于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翰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遏其氣而閡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翰其誰與云云

孫何曰夫治世之具莫先乎文文之要莫先乎理文
以理而方工者惟論議為最然繇斯而談則篤説立
言者不得不以為己任也唐虞已往治道尚簡三代
之際見於六經此不書也兩漢間鴻儒間出猶為黄
老刑名權霸所雜魏晉已降文體卑賤固不足論若
乃羽翼孔卓爾大得根仁柢義動為世法者獨唐
賢為最所著論議傑然尤異者若牛相僧孺從道善
惡無餘皇甫湜紀傳編年㝠恵清和獨孤常州及呉

季札權文公德輿兩漢辨士等論高僕射郢魯用天子禮樂韓吏部愈范蠡與大夫種書呂衡州溫功臣恕死白宮傅居易晉恭世子等議或意出千古或理鎮羣疑或重定褒貶之誤或再正名教之失無之足以惑後人有之足以張吾道云云

子厚曰賛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

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

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謡誦也兹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

孫何曰夫治世之具莫先乎文文之要莫先乎理文必理而方工者惟論議為最然繇斯而談則篤說立言者不得不以為已任也唐虞已往治道尚簡三代之際見於六經此不書也兩漢間鴻儒間出猶為黄老刑名權霸所雜魏晉已降文體卑賤固不足論若乃羽姬翼孔卓爾大得根仁柢義動為世法者獨唐賢為最所著論議傑然尤異者若牛相僧孺從道善惡無餘皇甫湜紀傳編年崀惠清和獨孤常州及吳

季札權文公德與兩漢辨士等論高僕射郢魯用天子禮樂韓吏部愈范蠡與大夫種書呂衡州温功臣䘏死白宫傅居易晉恭世子等議或意出千古或理鎮羣疑或重定褒貶之誤或再正名教之失無之足以惑後人有之足以張吾道云云

子厚曰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

辨博馳騖古今之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翰云云 叙治亂則明白坦蕩衍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則游泳性情探微窮冥渙乎春冰之將泮也廣勸戒則得失相維吉凶相追倬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温直顯融協于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翰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遏其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翰其誰與云云

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

唐之詩人

獨孤及曰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間雖已朴散為器

作者猶脩有餘而文不足以令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大羮遺味之歎歷千餘歳至沈詹事宋員外始財成六吕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縁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寖逺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也沈宋既殁而崔司勲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寳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皇甫冉

司空圖曰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

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鹾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之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叛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

大抵附寒澀方可置才亦為體之不備也　又曰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夐若清流之貫達大歷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右耳劉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閬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逾褊淺矣　又題柳柳州集後曰金之精麤

大抵附寒澀方可置才亦為體之不備也　又曰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趨味澄夐若清流之貫達大歴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劶而氣孱乃都市豪右耳劉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閬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厭後所聞逈遶褊淺矣　又題柳柳州集後曰金之精麤

作者猶簡有餘而文不足以令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大羮遺味之歎歷千餘歳至沈詹事宋員外始財成六吕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縁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寖逺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也沈宋既殁而崔司勲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寳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補闕皇甫冉

司空圖曰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

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之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叛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

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

唐之詩人

獨孤及曰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間雖已朴散為器

效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為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為詩詩人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鬬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勍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決電撑扶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為超逸非無意於深密盖

或未逞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覯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賛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章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銓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云

東坡曰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好在筆

畫之外至唐顔柳始集古人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逸葢亦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絶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

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
鹽梅而其美常在於酸鹹之外葢自列其詩之有得
於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余三
復其言而悲之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八

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酸鹹之外葢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余三復其言而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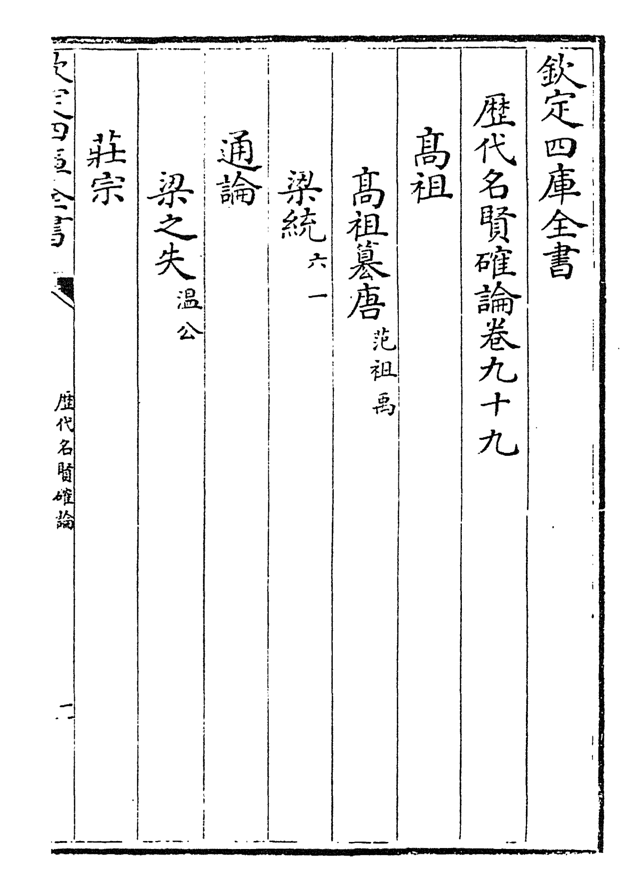
歴代名賢確論卷九十八

或未逞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賛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章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銓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云

東坡曰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好在筆

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人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逸葢亦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絶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

效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
為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
愚觀文人為詩詩人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所尚既專
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鬬者
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勍敵也愚嘗覽韓
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決電撑抉於
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
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為超逸非無意於深密盖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九

高祖

高祖墓唐 范祖禹

梁統 六一

通論

梁之失 温公

莊宗

郭崇韜 子由

何去非

通論

唐之興亡 温公

高祖

李彦珣同張從賓謀反既克高祖赦之又以赦令已行不治殺母之罪 温公

通論

晉之興亡 温公

高祖

高祖之政　温公

通論

漢之興亡　温公

世宗

立監采銅鑄錢銷佛像　温公

王朴　少游

通論

周之興亡　温公

高祖篡唐

范祖禹論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三代以後蓋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篡唐以悖逆取之以暴虐守之雖為天子數年而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是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為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絶不祀

周之興亡　温公

高祖篡唐

范祖禹論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三代以後葢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篡唐以悖逆取之以暴虐守之雖爲天子數年而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是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爲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絶不祀

郭崇韜　子由　何去非

通論

唐之興亡　温公

高祖

李彦珣同張從賓謀反既克高祖赦之又以赦令已行不治殺母之罪　温公

通論

晉之興亡　温公

高祖

高祖之政 温公

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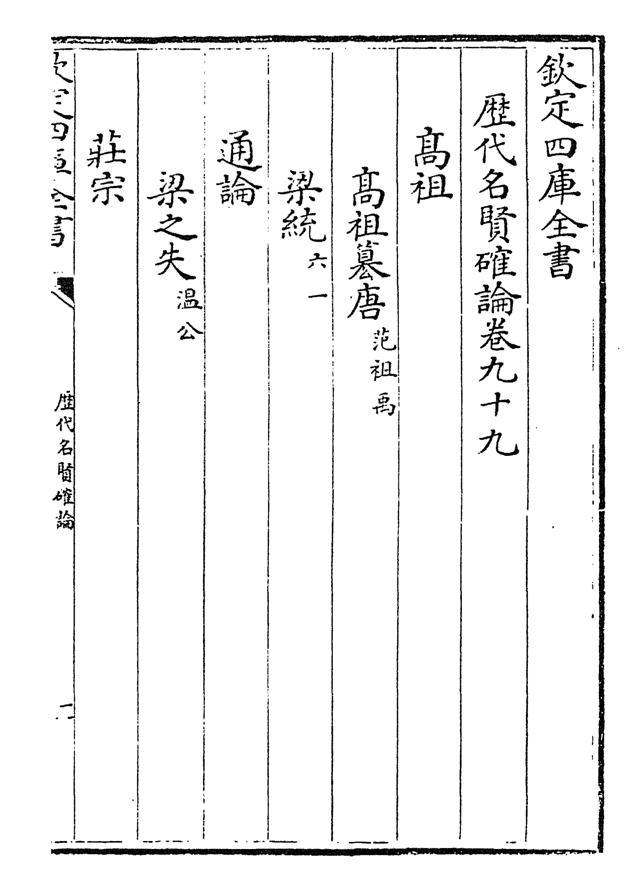
漢之興亡 温公

世宗

立監采銅鑄錢銷佛像 温公

王朴 少游

通論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九

高祖

高祖墓唐 范祖禹

梁統 六一

通論

梁之失 温公

莊宗

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哉　又論與羅紹威誅牙軍曰昔商民化紂之惡周公遷於洛邑既歷三紀而其風未殄以累聖人之治猶如此甚矣汙俗之難變也自天寶以後燕趙魏不為唐有其人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聲教之所不及政刑之所不加歷十五世然後殲夷殄滅靡有遺類而其俗猶不改也其後梁之亡也始於魏莊宗之亡也亦始於魏其得之也以魏其失之也以魏

由其習亂之久故易動也而燕人至于晉民遂淪於左衽豈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寇之間或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篡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兵適足亂魏以拒朝廷而已其能為唐室輕重豈其然乎

梁統

六一論曰黜梁為偽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為唐

猶後漢之為漢梁葢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絶是梁於唐未能絶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説也夫後唐之自為唐也縁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因臣子之異心或懐四夷而縻之忠臣茂貞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强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難忍臣敵之慙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

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為正統者以其得
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
為唐與李璟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
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
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
天祐虛名與唐俱絕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
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
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棄乎况於唐亡託

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為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為唐與李璟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絶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棄乎況於唐亡託

由其習亂之久故易動也而燕人至于晉民遂淪於左衽豈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寇之間或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篡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兵適足亂魏以拒朝廷而已其能為唐室輕重豈其然乎

梁統

六一論曰黜梁為偽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為唐

猶後漢之為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絶是梁於唐未能絶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説也夫後唐之自為唐也縁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因臣子之異心或懷四夷而縻之忠臣茂貞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强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難忍臣敵之慙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

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哉　又論與羅紹威誅牙軍曰昔商民化紂之惡周公遷於洛邑既歷三紀而其風未殄以累聖人之治猶如此甚矣汙俗之難變也自天寶以後燕趙魏不為唐有其人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聲教之所不及政刑之所不加歷十五世然後殲夷殄滅靡有遺類而其俗猶不改也其後梁之亡也始於魏莊宗之亡也亦始於魏其得之也以魏其失之也以魏

虛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貞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為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刦而東改天復四年為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為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為非復稱天祐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

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為無據云

梁之失

温公論曰太祖始以黄巢降將秉旌宣武逞其詐力蠶食東夏地廣兵彊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遷唐祚淫虐不悛禍自内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膏粱之子材不過人棄敬翔王彦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

宗為敵能無亡乎

郭崇韜

予由論曰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攻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不知宋之不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若此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

河相攻十戰九勝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沈湎聲色之娛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機者唯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幸視之側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功為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

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沈湎聲色之娛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機者唯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倖幸視之側目崇韜深病之矣時方欲伐蜀崇韜欲立功為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

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為無據云

梁之失

温公論曰太祖始以黄巢降將秉旄宣武逞其詐力蠶食東夏地廣兵彊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遷唐祚淫虐不悛禍自内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膏梁之子材不過人棄敬翔王彦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

宗為敵能無亡乎

郭崇韜

予由論曰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攻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不知宋之不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若此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

虛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貞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為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刼而東改天復四年為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為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為非復稱天祐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為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

岌為元帥而已為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才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舉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為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克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崇韜冒險以伐人蹈齊湣之亂而以為安惜其有智

而未始學也

何去非論曰人謂漢高祖以布衣之微召號豪傑起定禍亂乃瓜裂天下以王勲將韓彭英布皆連城數十南面稱孤舉天下之籍而據其半及夫釋甲就封創血未乾皆相視誅滅葢由高祖封賞過制陷之驕逆其於功臣不能無負光武卒義從之士平夷盜逆收還神器天下既定遂鑒高祖之失第功行封爵爲通侯大者不過數縣而不任以吏事是以元勲故將

皆能自全李靖談兵之雄者也亦以謂光武得將將之道賢於高祖遠甚嗟乎是皆不深求高祖光武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必然者雖聖智不能遷而避之高皇以寛仁大度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業豈所謂陰忮暴忍而喜忘人之功者邪秦為無道天下高材疾足爭起而競搏之皆有伐秦之心也彭越黥布皆以人傑操兵特起未以其身輕屬於人者也韓信挾百戰百勝之略擇主而附亦有大志故身定全齊

而自王之方漢王大敗於彭城隨何不能緩頰於淮南則黥布不至及困於固陵諸侯棄約不會微張良之畫則彭越韓信不從方是時漢王不捐數千里之地以充三人者之欲而致其兵則楚不亡漢之待此三人者譬若養虎飽則不動饑則噬人由是觀之封賞過制豈得已哉欲就大業於須臾之決故也雖然大業就矣而三人者之逼天下之所共寒心也以天下之皆寒心則彼持是而安歸且高祖亦得安枕而

而自王之方漢王大敗於彭城隨何不能緩頰於淮南則黥布不至及困於固陵諸侯棄約不會微張良之畫則彭越韓信不從方是時漢王不捐數千里之地以充三人者之欲而致其兵則楚不亡漢之待此三人者譬若養虎飽則不動饑則噬人由是觀之封賞過制豈得已哉欲就大業於須臾之決故也雖然大業就矣而三人者之逼天下之所共寒心也以天下之皆寒心則彼持是而安歸且高祖亦得安枕而

而未始學也

何去非論曰人謂漢高祖以布衣之微召號豪傑起定禍亂乃瓜裂天下以王勲將韓彭英布皆連城數十南面稱孤舉天下之籍而據其半及夫釋甲就封創血未乾皆相視誅滅葢由高祖封賞過制陷之驕逆其於功臣不能無負光武率義從之士平夷盜逆收還神器天下既定遂鑒高祖之失第功行封爵爲通侯大者不過數縣而不任以吏事是以元勲故將

皆能自全李靖談兵之雄者也亦以謂光武得將將之道賢於高祖遠甚嗟乎是皆不深求高祖光武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必然者雖聖智不能遷而避之高皇以寛仁大度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業豈所謂陰忮暴忍而喜忘人之功者邪秦為無道天下高材疾足爭起而競搏之皆有伐秦之心也彭越黥布皆以人傑操兵特起未以其身輕屬於人者也韓信挾百戰百勝之略擇主而附亦有大志故身定全齊

岌為元帥而已為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才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舉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為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克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崇韜冒險以伐人蹈齊湣之亂而以為安惜其有智

卧乎故疑似之釁一發而大禍集矣此其勢必至於夷滅而後定也光武痛宗社之禍收率懷漢之民投袂而起凡所攀附者多南陽故人其尤偉傑者寇鄧數人而已然較其才略徒足以供光武指顧之役非有驕桀難制若韓彭之與高祖也天下既定封以數千之户莫不志欲盈足唯恐持保之不獲為光武者獨何隙以誅除之哉而曰光武獨得保全勲舊之術高祖於功臣有不容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

與夫勢理有所必至者也後唐莊宗承武皇之遺業假大義挾世讎以與梁人百戰而曳之乃有天下可謂難且勞矣然有二臣焉其為韓彭者李嗣源為寇鄧者郭崇韜也嗣源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得國兵之權執之而不釋也莊宗無以奪之而稍忌其逼崇韜嘗有大功於國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莊宗茍能挾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則嗣源雖懷不自安而有顧憚非敢輙發也莊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

所倚故崇韜以忠見疎讒嫉日擊使其營自救之計乃求將其征蜀之兵莊宗掃國中之師屬之而西崇韜雖已舉蜀捷奏才上而以讒死矣莊宗知得蜀足以資其威彊而不知崇韜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鄴下之變嗣源以一旅之衆西趨洛陽如蹈無人之境其遷大器易若反掌且内有彊臣窺伺間隙乃空國之師勤於遠役固已大失計矣而又去我之所倚與彼之所畏者則大禍之集可勝救哉雖得百蜀無救

其失國也使崇韜之不死舉全蜀之衆因東歸之士擁繼岌檄方鎮以討君父之讎雖嗣源之强亦何以禦之蓋嗣源有韓彭之逼而不戕其禍者莊宗無高祖之略故也崇韜有寇鄧之烈而不全其宗者莊宗無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禍起於操權而速禍之權莫重於制兵崇韜謀逭禍自全而方求執其兵此於抱薪救火者何異也

唐之興亡

其失國也使崇韜之不死舉全蜀之衆因東歸之士擁繼岌檄方鎮以討君父之讎雖嗣源之强亦何以禦之葢嗣源有韓彭之逼而不踐其禍者莊宗無高祖之略故也崇韜有寇鄧之烈而不全其宗者莊宗無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禍起於操權而速禍之權莫重於制兵崇韜謀逭禍自全而方求執其兵此於抱薪救火者何異也

唐之興亡

與夫勢理有所必至者也後唐莊宗承武皇之遺業假大義挾世讎以與梁人百戰而臾之乃有天下可謂難且勞矣然有二臣焉其爲韓彭者李嗣源爲寇鄧者郭崇韜也嗣源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得國兵之權執之而不釋也莊宗無以奪之而稍忌其逼崇韜嘗有大功於國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莊宗苟能挾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則嗣源雖懷不自安而有顧憚非敢輙發也莊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

所倚故崇韜以忠見疎讒嫉日擊使其營自救之計乃求將其征蜀之兵莊宗掃國中之師屬之而西崇韜雖已舉蜀捷奏才上而以讒死矣莊宗知得蜀足以資其盛彊而不知崇韜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鄴下之變嗣源以一旅之衆西趨洛陽如蹈無人之境其遷大器易若反掌且内有彊臣窺伺間隙乃空國之師勤於遠役固已大失計矣而又去我之所倚與彼之所畏者則大禍之集可勝救哉雖得百蜀無救

卧乎故疑似之釁一發而大禍集矣此其勢必至於夷滅而後定也光武痛宗社之禍收率懷漢之民投袂而起凡所攀附者多南陽故人其尤偉傑者寇鄧數人而已然較其才畧徒足以供光武指顧之役非有驕桀難制若韓彭之與高祖也天下既定封以數千之户莫不志欲盈足唯恐持保之不獲為光武者獨何隙以誅除之哉而曰光武獨得保全勲舊之術高祖於功臣有不容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

温公論曰武皇以沙陁㣲種奄有河東黄巢之亂有大功於唐室上源之變訟於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治兵相攻糾紛不解流血成川僵屍蔽野至其晚節將衰窮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皆武皇並轡齊驅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頤指如意遂服眞定從山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當是之時天下莫不竭力震動諸侯陸梁踞肆

者皆睥眙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辭禮踞慢偏師西指而剱閣不守覯其行兵可謂能矣惜其志小氣近驕心易生矜功自喜禦衆無法便嬖是悅婦言是用纔及三年隕身亡族悲夫明宗無取國之心而為衆所附資性寛厚克終天禄清泰於危難之中坐受神器得之非艱失之孔易負扆未安家為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李彦珣同張從賓謀反既克高祖赦之又以赦令已行

不治殺母之罪

温公論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彦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乎

晉之興亡

温公論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外國賂之土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捨桑維

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疆隣使流民塗野草敵騎汚宫闕生為降虜死為覊魄非不幸也

高祖之政

温公論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子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彊隣使流民塗野草敵騎汚宮闕生為降虜死為羇魄非不幸也

高祖之政

温公論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子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者皆睚眙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辭禮踞慢偏師西指而劒閣不守覲其行兵可謂能矣惜其志小氣近驕心易生矜功自喜禦衆無法便嬖是悦婦言是用纔及三年隕身亡族悲夫明宗無取國之心而為衆所附資性寛厚克終天禄清泰於危難之中坐受神器得之非艱失之孔易負扆未安家為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李彦珣同張從賓謀反既克高祖赦之又以赦令已行

不治殺母之罪

温公論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彦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慝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乎

晉之興亡

温公論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覩執臣子之禮以事外國賂之土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捨桑維

温公論曰武皇以沙陁微種奄有河東黄巢之亂有大功於唐室上源之變訟於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治兵相攻糾紛不解流血成川僵屍蔽野至其晚節將衰窮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皆武皇並轡齊驅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頤指如意遂服真定從山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當是之時天下莫不竭力震動諸侯陸梁踞肆

漢之興亡

温公論曰高祖擁精鋭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無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為也夫根踈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羣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玆也

立監采銅鑄錢銷佛像

溫公論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王朴

秦少游論曰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於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

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光武以别將狥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鋭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内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

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圖葢李氏雖有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揺輕撓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地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强忍精勇髙氣樂鬬而輕死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

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圖葢李氏雖有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揺輕撓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地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强忍精勇高氣樂鬬而輕死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而後

温公論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王朴

秦少游論曰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髙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於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

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光武以别將狥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鋭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内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

漢之興亡

温公論曰高祖擁精鋭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無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為也夫根踈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己出民不知君輕信羣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兹也

立監采銅鑄錢銷佛像

能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其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内修法度而朴至於陰陽律歷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歷

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葢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周之興亡

温公論曰太祖負扆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下之籍而室家矣世宗以異姓之

親令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强因敗為功乘勝遂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并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鳯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强陣又以枹鼓之隙治律歷興典禮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天蓋太平之業天啟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九

歷代名賢確論卷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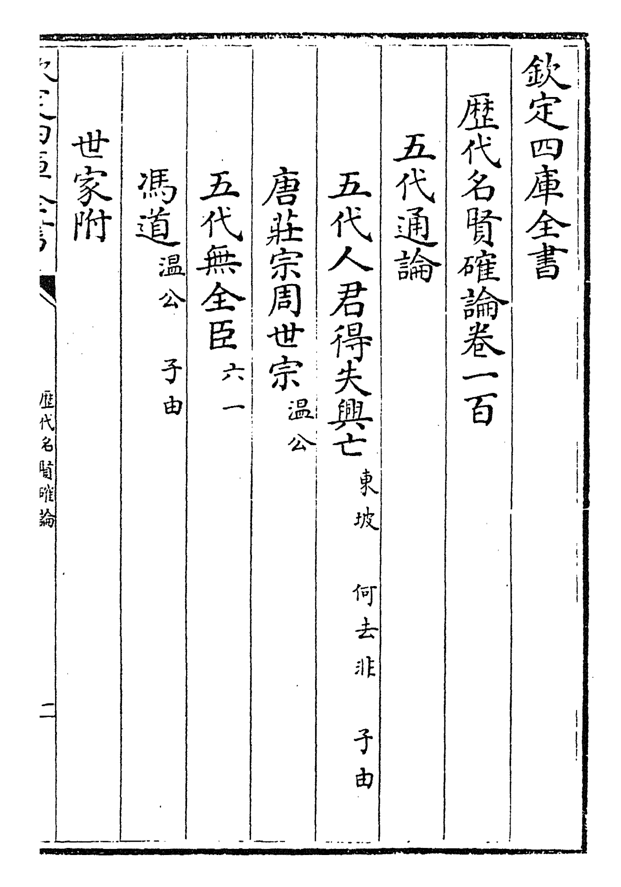
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令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葢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周之興亡

温公論曰太祖負扆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下之籍而室家矣世宗以異姓之

親令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乘勝遂北至於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并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枹鼓之隙治律歷興典禮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天益太平之業天啟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熊矣何則虎𨇤悍易乗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乗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呉而後并也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其孰能與於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内修法度而朴至於陰陽律歴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歴



歷代名賢確論卷一百

五代通論

五代人君得失興亡 東坡 何去非 子由

唐莊宗周世宗 温公

五代無全臣 六一

馮道 温公 子由

世家附

南唐 荆公

五代人君得失興亡

東坡論曰商周之興始於稷禼而至於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之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已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葢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閒天下之釁惟恐其

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嚮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内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及者如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内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遭遠者不過數十歳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

怪也蓋甞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大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外國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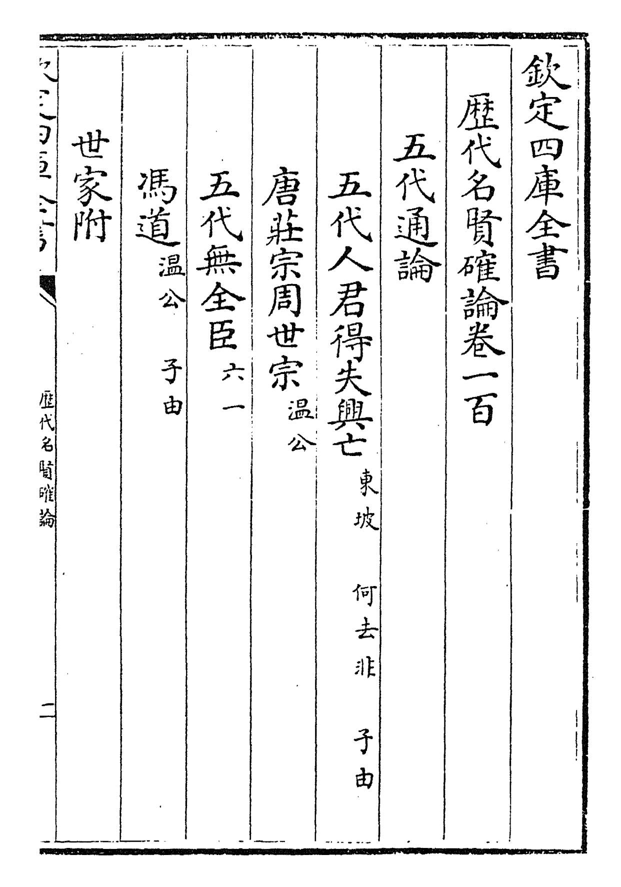
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大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外國皆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

南唐　荆公

五代人君得失興亡

東坡論曰商周之興始於稷卨而至於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之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已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葢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閧天下之釁惟恐其

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嚮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及者如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嬗遠者不過數十歲其智慮皆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一百

五代通論

五代人君得失興亡 東坡 何去非 子由

唐莊宗周世宗 温公

五代無全臣 六一

馮道 温公 子由

世家附

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葢功臣負其創業之勲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絶匈奴之和親而滅漢漢誅楊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

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茍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首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名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

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内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絶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内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内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

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為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歳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何去非論曰唐以陵夷䧟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興

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為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何去非論曰唐以陵夷㿉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興

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首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名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

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内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内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内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

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遼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盖功臣負其創業之勲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絶匈奴之和親而滅漢漢誅楊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與而功臣匈奴卒

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獲暮失合其世祀不數十年
自古有國成敗得喪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竊觀之莫
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梁祖起於宛朐羣盜之黨
已而挾聽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謂一時
之姦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業已大固當氣
吞而志滅之矣借使不遂及於子禍則其後嗣有足
以為莊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乎旋踵也後唐武
皇假平雠之忠義發跡陰山轉戰千里奄踐汾晉及

其子莊宗以兵威霸業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謂壯矣然天下略定彊臣驕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顧而天下遂歸於明宗至於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猶莊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業而有彊臣驕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於天下乎晉人挾震主之威乘釁而起君父外藩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易而戎人驕功恃彊殫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反負之及其所以蒙禍辱者不

可勝言觀其所以自託而起者如此則晉安得而後亡哉漢祖承干戈擾踐之餘生靈無所制命起視天下復無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號而應之而天下之人無所歸往亦皆俛首聽役於漢然一旦委裘而彊臣巨室已不為幼子下矣故不勝其忿起而圖之僥倖於一決而周人抗命卒無以禦之而至於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謂一時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當

天之眷命而真人德業日隆已為天下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哉由是觀之自梁以迄於周其興亡得喪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又嘗究之若唐之莊宗與夫末帝皆以雄武壯決轉鬬無前摧𡨚強敵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昬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變於鄴下晉祖之甲倡於并門彼二主者乃低摧悸迫兒女悲涕垂頤拱手以需死期無復平日萬分之一者何也有彊臣驕兵以制其

天之眷命而真人德業日隆已為天下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哉由是觀之自梁以迄於周其興亡得喪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又嘗究之若唐之莊宗與夫末帝皆以雄武壯決轉鬬無前摧𡨥强敵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變於鄴下晉祖之甲倡於并門彼二主者乃仾摧悖迫兒女悲涕垂頤拱手以需死期無復平日萬分之一者何也有彊臣驕兵以制其

其子莊宗以兵威霸業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謂壯矣然天下略定彊臣驕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顧而天下遂歸於明宗至於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猶莊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業而有彊臣驕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於天下乎晉人挾震主之威乘釁而起君父外藩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易而戎人驕功恃彊殫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反負之及其所以蒙禍辱者不

可勝言觀其所以自託而起者如此則晉安得而後亡哉漢祖承干戈擾踐之餘生靈無所制命起視天下復無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號而應之而天下之人無所歸往亦皆俛首聽役於漢然一旦委裘而彊臣巨室已不為幼子下矣故不勝其忿起而圖之僥倖於一決而周人抗命卒無以禦之而至於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謂一時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當

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獲暮失合其世祀不數十年自古有國成敗得喪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竊觀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梁祖起於宛朐羣盜之黨已而挾聽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謂一時之姦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業已大固當氣吞而志滅之矣借使不遂及於子禍則其後嗣有足以為莊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乎旋踵也後唐武皇假平雠之忠義發跡陰山轉戰千里奄踐汾晉及

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無以自救之也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彊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驕兵臣非故彊也恃勲賞之積而卒至於彊兵非故驕也恃戰役之勤而卒至於驕故古者撥亂定傾之主不憂天下大計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彊戰士之或驕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於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國家安彊舉而遺之冲人弱息而變故不作彼以亂繼亂者則不然方其圖天下之即集也日責

功於將而責戰於士責功之亟則凡所以酬將者未嘗恤其或至於彊責戰之切則凡所以撫士者未嘗病其或至於驕是以天下略定彊臣倚驕兵而睥睨驕兵挾彊臣而兾望一旦相與起而迫之反視其身徬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則雖有平日壯決之氣持是而安歸哉此唐之莊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圖天下於亟集而不計其既集之利害者終亦亟亡而已矣

子由論曰唐季五代之亂其亂果何在也海内之兵各隷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食豐衣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其時軍旅之士各識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聽其將軍而將之所為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

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

唐莊宗周世宗

温公論曰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内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於高郁所奪今有

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
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
所為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
勝彊梁既得之曽不數年內外離叛置身無所誠由
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
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
守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
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

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逺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徳世宗近之矣

五代無全臣

六一論曰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以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葢僅有之爾予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

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馮道

温公論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此人道之大倫也茍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

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

彊諫力爭國家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游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玆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

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曰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為相彼又安有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子由論曰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讎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録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

殺子糾名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子貢以為不仁問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仲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

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義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媿也葢道事唐明宗始為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内或在外

雖為宰相而權不在己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異族而性本寛厚道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而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德光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嘗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

立湘陰公為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為妄語人太祖為誓甚苦道行未反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恕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兕為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恕哉

南唐

荆公讀江南録曰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録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録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為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説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徐氏録為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

為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宫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為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罪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

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録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他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隨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為無罪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

一說以佑見誅鋋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鋋之由也鋋懼此過而又恥其善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他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他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鋋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歷代名賢確論卷一百